

太阳照常升起

今天你带他回了你家。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你的鞋柜。

他问你：你结婚了？

你顺着他的视线低下头，看到了鞋柜上的高跟鞋。

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好催促他：脱鞋，快点。

他有点惊讶，也许有点不悦：你怎么不和我说实话，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就……

你有种谎言被拆穿的心虚感。你和他做过几次——在他的地下室里。每一次，你都会悄悄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，放进制服的口袋里。这是没有人能看到的瞬间和没有人能看到的角落。你已经结婚三年了。你对你的妻子不忠，对自己也是。但当你走在街上巡逻，或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文件的时候，你抬起头向四周看——你看不到一个忠诚的人。

你虚张声势地推他进门：你就怎么样，你能怎么样？要不是我，你搞不好都烂在监狱里了。

你知道他嘴笨。当他费尽心思地思考怎么反驳你的时候，你反手关上了门，把手伸进他的衬衣里，用手指摩挲他胸口的痣。

他像是终于想起了自己的职业。他捉住你的手腕，引领着你的手滑过他的胸口和乳尖。他的手指也灵活起来，轻而易举地解开了你的皮带。

你确实保护过他。他进过看守所，被你轻描淡写地放了出去。是你的同事抓的他，但罪名不是卖淫，是打架斗殴。你的同事告诉你，他和一个小伙子起了冲突，打了浩大而长久的一架，两败俱伤，双双被带进派出所。年轻人的家属很快

就到了，但是他没有。你想，他大概是怕打电话给老板。你最了解他们这种人。

你打开审讯室的门，在他对面坐下。他看上去很狼狈，衬衣皱巴巴的，眼角有一道伤口，被胡乱贴上了创口贴，脸颊上有没擦干净的干涸的血迹。

你对他有点印象。他不算年轻了，三十多岁？应该不到四十。他的背影看上去更年轻些，大概是因为他总是站得很直，也就显得越发挺拔高挑。如果他换上你这身皮，恐怕比你看起来更像个警察。你为什么会记住他来着？对，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，穿着差不多的牛仔裤、白衬衣和运动鞋，坦荡地贩卖他的服务。

你巡逻的时候总会从车里多看一眼。他的“生意”算不上多好，但也勉强过得去。只不过在你眼里，他更像是一个地标——不，地标还是太无趣了，他像是观赏石或者假山什么的，像一把成熟的骨头支起来一棵早春的树。

出于这份有点陌生的熟悉感，你递给他一支香烟。

他不知道你在心里把他当成了老熟人，挑起眉毛，飞快地看你一眼，随即顺从地低下头，衔着香烟，去碰你打火机上的火苗。

他的身上一定很潮湿。他的手指一定也是的。他会用手指涂润滑剂，还会把湿淋淋的手指探进自己的后穴，他的手指上有油脂、汗水、肠液和精液。

现在，他正抱着胳膊，夹着香烟，歪头打量你。他的目光也是潮湿的。审讯室的灯光凝聚在他的瞳孔里，他的眼睛就成了两汪太浅的泉水，镜子似的，你可以从中看到你自己。可你讨厌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，于是你移开了视线。

烟雾在他指间升腾，化成了一条刚出水的小蛇。你的手停留在他的手边，打火机的火苗因为你长久的呆滞而熄灭。水汽蛮横地缠绕上来，小蛇的信子舔上你的手指。你像是被蜜蜂蛰了，猛得缩回了手。

可能是看出了你的警觉，他靠回椅子上，吐出一口白烟，朝你笑了笑。他的

嘴唇很薄，不笑的时候嘴角垂下去，显得既薄情又委屈。但只要他笑一笑，嘴角又会翘起来，像是一种很愉悦的示弱。

你有些慌乱。他只是看着你的时候你并没有感到慌乱，但当他露出妥协的笑容的时候，你突然不知所措起来。你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——像是有人一颗一颗地解开你的制服纽扣，把手伸进你的衬衫里，把冰冷的手指按在你的胸前，试探你的心跳。

奇怪，太奇怪了。他寒酸、狼狈，常年瑟缩在地下室里，你高高在上，一辈子生活在灯光下。但你感到赤裸，你还感到饥饿。

他在门边给你口交。他跪在你面前，脑袋埋在你的腿间，你疲软的性器被他含在口中舔弄，很快就充血胀大了。

你对着自己家的大门，门上是一面镜子，方便你每天上班前整理仪容。在镜子的中间，贴了一个褪色的“福”字，忘记是哪年的春节贴上去的。他漆黑的后脑勺就盖住了“福”字，头发在后颈收束成一个乖巧的小尖角。

他卖力地舔弄，灵巧的舌头舔舐柱身，喉口收缩，挤压马眼。你不得不承认，他专业极了，在做着这种事的时候，他还会时不时地抬头寻找你的目光，观察你的脸色。你讨厌这些瞬间。他就像一个信徒一样——好像知道自己的虔诚可以换取一些真相，于是愿意在天父的面前做一只引颈受戮的羔羊。他又在放大你的掌控欲了。

就像天父的仁慈不可试探，人类的爱也永远不可捉摸。在自己的羔羊面前，谁会不想成为天父在人间的代言人呢？

你的手指在不由自主地摩挲他的发顶，仿佛他的软弱是可以触碰到的。你的

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，很强硬地拉开了他的脑袋。他错愕地抬起头，正对上你的目光。你抬起眼睛不看他，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在不被灯光照射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又黑又深。

你把他拉起来，带他去窗边。

作为一个警察，你好像过于富有了。你的同事们没有哪个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房子，更不会拥有声控灯和一整片落地窗。多亏了你的父母，多亏了你的妻子。你享受着这一切，在这光明正确的一切中和一个站街的男妓做爱。

他应该比你大不少，却奇迹般地逃过了发福的命运。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保持着少年时代的身形，或者比以前更加瘦削。现在，他正扶着窗户，额头抵着玻璃窗，蝴蝶骨撑起了衬衣的布料。你收回手，手掌轻轻覆在他的后腰，你知道，被廉价白衬衫遮掩住的地方，他一粒一粒的脊骨正安分地躺在脊柱那道浅浅的沟壑中。

在做爱的时候，他会变成一个无比敬业的男妓。不管他平时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他在做爱的时候总是对你顺从。你像别人一样握他的脚踝，拉开他的双腿，摩挲他的脊背，揉捏他的腿根和臀部。这让你产生了一种错觉——好像他是个物件，任你摆弄，由你塑造，听从你的掌控。这种错觉令你感到无比惶恐。

你才是一个被掌控的人。你的父母、上司、妻子，所有人都在掌控你，你知道，自己一旦脱离了掌控，命运就会施与你残酷的惩罚。有时这种惩罚落在你自己的身上，有时这种惩罚落在你周围的人身上。

你的痛苦、犹豫和绵延二十多年的顽固病灶都来自于此。

但他是一个脱离掌控的人，他是你命运中那个脱离掌控的因素。你再明白不

过了，他从来没有被你掌控过，他也许付出了比你更多的代价，但他比你自由。

事实上，你并不了解他。

可你不是宣称自己最了解他们这种人吗？这些人——男人，女人，打扮成女人的男人，打扮成男人的女人。你每天和他们打交道。当上头的口风宽松一点的时候，你会和他们分享一听可乐，几根香烟。他们靠在灯柱上和你聊天，把领口拉得很低。你制服齐整，听他们骂他们的客人，然后你骂自己的上司。上头的措施严厉一点的时候，你就踢开门，把他们从床上拎起来，命令他们抱头蹲下。你的手电打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就会像被捏住的西瓜虫一样蜷缩起来。你看向他们的眼睛。有的人会直视你，目光是轻佻的、挑逗的，还有人会避开你的视线，目光闪烁。

手电的光束太尖锐了，所有人都会露出他本来的面目。屈辱的痕迹刻在他们裸露的身体上，就像胎记一样。屈辱的味道也从他们的每一个毛孔中散发出来，就像运动员的身上总是带着汗水的味道，印刷厂的工人身上总是带着油墨的味道一样。

你可以让他屈辱吗？你羞辱过他。你让他跪趴在床上，脱光衣服，给自己扩张。他不得不把脸埋进枕头。在他看不到的时候，你的巴掌落在他的下陷的后腰和翘起的臀部。

你骂他是个淫荡的婊子，是个出卖自己的身体换钱的贱种，是在别人的身下婉转承欢的原始动物。你说：你可真不是个男人。

他的耳根红了，结结巴巴，颠三倒四，说不出什么完整的回击的句子。起初，你挺有成就感，但很快你就发现哪里出了差错。他更像是——你尽力回想自己短

暂的青春期——他更像是高中那个暗恋篮球队长的女生被暗恋对象搭话的样子。或者反过来，一个篮球队长被暗恋的女生搭话的样子——如果他上过高中，他可能真的是个篮球队长。

你惊讶地发现他害羞了。但他看起来并不感到耻辱。他屈服于你消费者的身份，也会因为你消费者的身份而受伤，但他不躲避你的目光，也从不质询自己的心，而你因此无法对他施加侮辱。

他是一个永不受辱的人。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是因为他太过迟钝，没有意识到他所不明白的一切，还是因为他太过敏锐，以至于提前过滤掉了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呢？

他和你有距离。也许他和所有人都有距离。你有太多疑问，你从不问出来，但你会把疑问放在心里。也许他的疑问不比你少，有的时候他会疑惑地看你，好像在问你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为什么要因为做爱羞耻？地下室为什么这么潮湿？这里的冬天为什么不下雪？

但对得不到答案的事情，他并不那么执着。在很多时候，他懵懂并且疏懒，这样的懵懂和疏懒就是他和你的距离。

你去过他家——好几次。大多数时候你们做爱，但有的时候也不是。

有一次你没有值班，把车停在他面前，问他：去不去吃烧烤？

你不值班的时候和他一起吃过很多次饭了。第一次是他请的客，报答你从看守所捞他出来的“举手之劳”。很奇怪，他好像不怕你穿的制服，也不担心你来一场钓鱼执法。作为一个性工作者，他的警惕性实在是太差了。你都开始好奇他这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。

现在他正坐在马路牙子上，撑着脑袋，脸色很差。

你下了车，低下头打量他：不去？那这样吧……就当今天我我是你接的客。

你把他拉上了车。

他靠在副驾驶座位上，额头靠着车窗，不再掩饰疲倦。城中村的道路坑坑洼洼的，汽车颠簸了两下，他的脑袋撞到玻璃，撑着头呻吟了两声。你终于意识到不对，伸出手去摸他的脖子。他发烧了。

你踩了一脚刹车，问他：你生病了还出来，老板不管？不怕传染客人？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无力地白了你一眼，说：管，我还有五险一金呢。

生病让他的脾气变坏了，高烧让他忘记了你的身份，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但你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他恼火的样子有点好玩。

你耸了耸肩，问他：算了，那我不当你的客人了，我怕被你传染。

他没精打采的，你也不想再挑起话头，于是你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，里面传来 rap 的狂躁鼓点。他终于动了动，说：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听的东西？

你失笑，反问他：那你们老年人听什么？

他有那么一瞬间好像从疾病中挣脱了，他撑起身子，迅速反驳你：我不老！

你放声大笑。你关掉收音机，问他：你想听什么？

他靠回椅背上，嘟囔了一句：我想听舒伯特。

你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：你懂什么叫舒伯特吗？

他像是没有读出你的讽刺，只是固执地重复了一遍：我想听舒伯特。

你送他回了家。他住在地下室里，墙皮斑驳，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不知从何而来的焦糊味道。他的房间里很冷，没有空调，墙角放着一个小号的电暖气——

也许那就是焦糊味道的来源。

他根本没有管你，径自去翻出了药，吃过以后就靠在了弹簧床上。你没等他招呼你，走到他的身边坐下。他的枕边放着一包烟，一个打火机，还有一本书。

你拿起那本《希腊神话》。他还会看书吗？你有点不敢相信。但他不打自招，告诉你，他没什么耐心看那个。你撇了撇嘴——你猜也是。你随便翻开一页，上头印着厄洛斯的故事。

你问他：你知道厄洛斯吗？

他吃过了感冒药，迷迷糊糊的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然后问：谁？

你说：就是丘比特。战神和爱神的孩子，是情欲之神。

他说：哦，那他是我们的祖师爷。

你笑着摇了摇头，说：厄洛斯总是背着弓和箭，他有两种箭，一种是金做的箭，一种是铜做的箭。如果你被金做的箭射中了，你就会爱上一个人，迷恋她，追求她。如果你被铜做的箭射中了，你就会拒绝一个人的爱，逃避她，冷落她。

他皱了皱眉头，说：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

你问他：这听起来简单吗？

他反问你：不简单吗？

你也不知道，也许所有事情在他眼里都是简单的。自青春期之后，你就很少琢磨爱了。现在你像是在经历第二个青春期。这一次，你的长大不是竹子拔节那样，可以听到簌簌的声响的。有什么东西吞噬你，它如此平缓而静默，让你无处可逃。

还有一次，你喝醉了。你甚至已经忘了自己为什么喝醉。你妻子控诉你是个

酒鬼，你的上司也和你说过不止一次，他们收到过投诉，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喝酒。但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呢？你的父亲掌控着他们，他们的前途被捏在你父亲的手里。

你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找到的他，也不记得他是怎么把你带回了他的家里。你隐约记得他问了你的地址，你意识模糊，什么都说不清楚。他可能是抱怨了几句，更可能抱怨了很多——你太重了，天气好冷，这里不像他的家乡，他来的地方冬天会下很多的雪。

他低下头拍了拍你的脸颊。他离你太近了，太近了。他的脸在你面前晃动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睫毛，他的嘴唇，他瞳孔中动荡的倒影，你还可以看到烟灰从他的指尖簌簌地落下来。你看到他胸口的那颗痣，他在衬衣下若隐若现的乳首，你看到蒙昧的光线被盛在他锁骨凹陷里。

后来他把烟掐掉，坐在床上，而你躺在他的腿上，就像一只雏鸟想要缩进母亲羽翼的庇护中。但你早就不是一只雏鸟了，你是警察，是丈夫，以后你将成为父亲，成为别人的上司。但现在你却躺在他的床上，你的身下是皱巴巴的床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换过，也不知道上面是不是有前一个客人留下的精液。这太荒谬了。你以婴儿在母亲肚子裡的姿势蜷缩着，以未出世的姿态，枕在一个男妓的大腿上。

酒精让你疲乏，你什么都不想做，又想做很多事情。你想听他念希腊神话，想走进会一直下雪的北方的冬天，想去音乐厅听舒伯特。你想和他做爱。你想和他在墙皮剥落的地下室做爱，还想和他灯光下做爱，在落地窗前做爱，在公园里在摄像头前在你信基督的母亲的目光中，在大街上在十字架下在圣子的鲜血汇成的河流里。

神啊，母亲啊，命运啊，原谅我吧！你想，请你们看着我做爱吧！

你在凌晨的时候心怀愧疚地醒来。他在地铺上铺了层毛巾被，已经睡着了。你不知道这次他为什么愿意留你在这里，是报答你上次送他回去，还只是不忍心赶你走。你期望能有第三种答案。你给他讲过那个厄洛斯的故事吗？人人都想要厄洛斯的金箭，想要避开他的铜箭，但是厄洛斯总是两箭齐发，被金箭射中的人就很难避开铜箭。所以世界上总是有这么多伤心的人。

你给他留了钱，悄悄离开。

但你在中午的时候又遇到了他。你去交班，晃过整片街区，走个形式。你宿醉，头痛欲裂，阳光晃得你睁不开眼。你揉了揉眼睛，发现他正拎着塑料袋朝你笑。他向你挥手，小跑着过来，看起来精神焕发。

活见鬼了，他难道不会觉得疲倦吗？在阳光下，他的瞳孔颜色更浅了，是一种慑人的金色，不像是中国人，甚至不像是人类。他眨了眨眼睛，退进墙边的庇荫处。

你按着太阳穴，听到他说：警察同志，你的生活习惯太不健康了吧。

你竟然被他指责不健康！

你想发火，但只是打量他，不屑地说：你有资格说我不健康？再说了，每个人都知道作息规律，坚持锻炼身体是健康的，有几个人愿意做……

可是他说：我就坚持锻炼身体。

你盯着他，好像下一秒他就会长出电影里精灵那种尖尖的耳朵。

他用无辜的浅棕色瞳孔对着你，诚恳地说：真的，我早上起来跑步，有的时候打篮球。

说着，他抬起胳膊，飞快地做了一个投篮的动作。宽大的T恤随着他的动作

被提起来，他胸口的那颗痣在虚掩的领口下一晃而过，淹没在光影的缝隙里。

你们在按摩店做过几次，后来他开始单干，你们就在他的地下室里做。你总是很小心，没有让你的妻子看出什么蛛丝马迹。也许她看了出来，但和你齐心协力地掩盖了一切。

你们第一次做爱是在按摩店里。那是你第一次和男人做爱，你有些僵硬，完全由他引导。你平躺着，他跨坐在你身上，一丝不挂，你终于可以看到他胸口的那颗痣，还有脚踝的疤痕。他忍受过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，你想也不敢想，问也不敢问。

他在为自己扩张。如你想象的那样，把润滑液倒在手上，把手指送进自己的后穴。你用足够的耐心包容了他的细致，像是在暗处观察的猎人，等待猎物走进自己的陷阱里。他并没有半分羞耻的样子，甚至很是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等不及了，你面红耳赤，不知道给夸他敬业还是该骂他无耻。

他扶住你的性器，缓缓坐了下去。你的年轻的欲望被他的肠壁紧紧包裹住，他出了些汗，你的耳边尽是他细碎的呻吟。情欲夺走了他的瞳孔，你的猎物在热切地邀请你，引诱你和他一起走进陷阱中。

你无师自通地动弹起来，揽住他的腰，他难耐地后仰，你的阴茎更深地埋进他的身体里。他驯服的姿态让你浑身发热，头昏脑涨。在理智间歇地回笼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置身陷阱中，你的猎物高高在上地看着你。

他阖着眼睛，低垂的睫毛像是一把剑鞘，把所有目光尽数收了回去。你松了口气。这个姿势中，他是居高临下的，哪怕是情动的时候，他的目光也漂浮在你的头顶。

趁他闭眼的时候，你恶狠狠地瞪他。你把目光当成一把刀子，一寸一寸地划过他的皮肤，割进他的血肉，刻蚀他的骨头。如果可以，你甚至希望这把刀可以剖开他的胸膛，挑出他的心脏——让自己看一看，也让这个正在坦荡而用心地做着无耻之事的人看一看，他还在跳动的这颗心有没有和你一样的形状。

但你撑起身子，亲吻了他。你用嘴唇描摹过他沾染情欲的五官，仿佛你们是一对真正的情人。但你明白你们的关系。金钱没有构建起任何桥梁，反而变成了一条横亘在你们之间的楚河。谁想要渡过河去，谁就会融化在滚烫的血液中。

有的时候，他过于坦荡了，甚至让你觉得他在讽刺你。当你逐渐了解他，你知道他没有。他只是诚实。他就是那种——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

你问他：如果你走到河边，你带的一盒套子掉进了河里，河神从水里钻出来，问你，你丢的是这个金套子，还是银套子，还是塑料套子？你会怎么说呢？

他笑出了声，叼着烟，透过烟雾看着你。他说：同志，你想什么呢，只有塑料的套子是能用的。

是的，他就是这种人，这是他最大的武器。他好像总是想着最多的事情，又什么都不想，好像什么都明白，又什么都不明白。

你们站在落地窗前，你从后头挤进他的身体。在这种时候，你们还是显得如此亲密无间，像是同一个人被拆成两半，又像是两个分别被金箭和铜箭射中的人。你的胸膛贴近他的脊背，你和他差不多高，只是你的四肢更加年轻强健，心脏跳动得更加有力，你的阴茎嵌在他的体内，随时可以把他推上巅峰。

你想到他的眼睛，他阳光下金色的瞳孔。像是小猫、豹子、老虎，像是所有

的猫科动物。猫科动物要怎样和你谈爱呢？它们想要拥抱谁，尖利的爪子就会刺穿谁的皮肉，它们想要亲吻谁，带着倒刺的舌头就会撕破谁的唇舌。

他是这样的吗？你想到他的时候，怎么总是想到世界上最难以启齿的东西呢？

是的，你又想到爱了。爱，爱啊。你感到惊恐——难道你爱他吗？阿佛罗狄忒不会给你答案，厄洛斯也不会给你答案。你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和上帝都不会给你答案。答案在他的身上吗？他站在你的门口，咚咚咚地敲门，他站在公路的中间，挡住你的汽车，他爬上你的床、爬上你的身体，吞吐你的性器，认认真真地伺候你。他认认真真地伺候所有客人。你甚至怀疑他为此学习了很多，研究了很多。如果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做别的工作，他也是一样。如果让他当律师，他就研究怎么卖弄话术，如果让他当推销员，他就研究怎么卖东西。他当男妓，就研究怎么卖身。道理在他这里总是非常简单。

他不能给你答案。于是你拥抱他、亲吻他、占有他、将痛苦施加于他，你摆布他，也任他摆布。

如果你的爱就是羞辱本身，难道你还不够真心吗？

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吞噬你了。是他身体里的潮汐。他身体里的潮汐淹没你，他是主宰着潮水的月神，他说涨潮，潮水就没过你的胸口，他说退潮，潮水就退到你的脚踝。

你们在落地窗前做爱。

他这一次没有那么主动，也许是这个被你揽在怀里的体位让他很难动弹，也许是他已经接过客，实在是累了。你也从来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快感，有时你觉得他也不希望你问。你为什么要问呢？他是商品，而你是消费者。一个人

不会询问自己的手机是不是装得太满，也不会关心自己的电脑是不是烧得太热。

你和他就像——就像是两个齿轮。如果有一个齿轮的质量差一点，倒是可以勉强匹配，但两个齿轮都是如此坚硬，反而永远不能咬合。不论你是耐心缓慢地研磨，还是急切用力地顶弄，齿条总会碰撞在一起，火花四溅，无法啮合。

作为他的熟客或是出于对你身份的信任，他偶尔会允许你不戴套，射在他的身体里。就算如此，就算你把他填满、灌满，就算他的后穴永远含住你的性器，让它钉在自己的身体里再不离开，他也永远不会属于你。你是他的客人，他伺候你，服务你，他还是他，你永远是你。

你时常觉得挫败。

不可否认，你存过几分救风尘的幻想。你幻想他是你从江底捞出来的一块江泥，是你从山里捡来的一块璞玉，你当然可以用刀石把他打磨成玉剑，但他永远能用眼泪为自己重塑人形。

他不需要被拯救，于是你无人可救。

你今天没什么耐性，动作也有些粗暴。他不抱怨，但很快缴了械。他没有掩饰什么，呻吟着射出来。你应该猜得不错，他今天确实伺候过别人。他的性器抵着玻璃，稀薄的精液淌出来一些，在落地窗上留下浊液和湿痕。你揉弄他的阴茎，指腹蹭了蹭铃口，逼着残余的精液从顶端流出来，濡湿了你的手指——不像是射精，倒像是失禁一般。

你沾着精液的手指抚上了他滚动的喉结。

在英国，他们说，高潮是爱人们追求的死亡。

——那就杀死他吧。一个声音在你的耳边说，夺走他的从容和注意力，破坏

他的生活轨迹和平衡，就像他对你做的那样。

他短暂地睁开眼睛，你猝不及防地在玻璃的倒影中与他对视了。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，他琥珀色的瞳孔隐藏在在玻璃窗铺陈的光影之中。你的手指僵住了。从他的右眼，琥珀融化的汁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滴落在你的指节上。

他哭了吗？他怎么会哭呢？他确实是个爱哭的人。他看希腊神话的时候会哭，看报纸的时候也会哭。一个会为小狗、小猫和小鸟落泪的人，难道会为他的客人落泪吗？一个满心荒草的人不配做这一捧泪水的主人。

如果不是他这一瞬间的目光，也许你真的会那样做——悄无声息地夺走他的一切。

但他的眼睛总会在那么一瞬间诚实地暴露出自己的优柔，或者说，他狡猾地不去掩饰这一刻的诚实。事实上，你相信他没有骗过谁，他从不骗人。你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诚实的人。

你痛恨自己做不到的一切，所以你痛恨他的坦荡和诚实。可你也享受它，你竟然享受它。

你又一次射在他的身体里。

射精之后，你的思维开始游离了。你差一点就脱口而出：你跟我走吧。

这胆大包天、大逆不道的话，几乎就要从你的嘴里流淌出来了。

可是你怎么能带走一棵树呢？他生长在哪里，他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他的家人是谁——可你连他真正的名字都不知道。

和妻子度蜜月的时候，你们去西北旅游。在城市和隔壁交接的疆域，有人正在种树。你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小树苗：槐树、红柳、榆树、胡杨、沙树……当地人

说，它们中不到一半能愤怒的风沙中侥幸存活，一半中的一半能把根扎得很深，子子孙孙都在这里生长。你想，它们可以不被当作木材使用，而是作为人类的功绩活下去，已经比别的树幸运很多。

你想带他走，但他的根扎得太深了，你知道你带不走他。你的枝叶比他旺盛得多。在他贫瘠的智识前，你优越而丰厚，他枝叶稀疏，可在他坚固的自我意志前，你连负隅顽抗都不曾有过。你为自己感到悲伤。

于是你放开他，从钱包里拿出钞票。你什么都没说。

他会离开，你不可能留他过夜。

明天，你会在无边的潮水中醒来，你按着自己的胸口，好像有人从那里抽走了一根肋骨。